

官常典第一百二卷

宗藩部藝文一

孝景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吳王濞傳贊

同前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戎狄以疏其屬蓋謂吳耶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耶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同前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

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

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隕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荆燕吳傳贊

漢書

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爲王鎮江淮之間劉濞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歛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鼂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高五王傳贊

同前

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鎮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淮南衡山濟北三王傳贊

同前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夫荆楚剽輕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文三王傳贊

同前

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景十三王傳贊

同前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鳩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宣元六王傳贊

同前

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爲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

諸侯王表序

同前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蕃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阨陘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旣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尙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虻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虩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

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互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而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大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

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作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轂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王子侯表序上

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於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僭差失軌而子弟爲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

王子侯表序下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悲夫

治安策一

賈誼

文帝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天下初定制度

疎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虛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

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圖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

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兵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頌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鑿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瘡也又若蹶鑿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請立梁王後疏

前人

初文帝以代王入卽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廩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諫王淮南諸子

前人

文帝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齊武王縯傳論

後漢書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土豈游俠下客之爲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岑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虿爲戒蓋謂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四王三侯傳贊

同前

齊武沈雄義戈乘風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東平憲王蒼傳論

同前

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爲嘆息嗚呼達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遜而知廢爲吳太伯不亦可乎

光武十王傳贊

同前

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延旣怨詛荆亦缺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天喪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孝明八王傳論

同前

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爲言而不得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慾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孝明八王傳贊

同前

孝明傳嗣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疴梁節邪惑三藩夙齡黨惟荒忒

章帝八王傳論

同前

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章帝八王傳贊

同前

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瘡三王薨朝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百官志注

同前

觀夫高祖之創業也豈直鴻勳碩德大庇羣生蕩其毒虐厝之和泰而已哉至於謀深慮久封建子弟蕃維磐固規謀弘遠及於三趙不終燕靈天絕齊代淮楚皆爲外重故宋昌曰外畏齊楚淮南斯非效與事過則弊孰或通之全國之難誠固財物之富作衛之益亦既得之於前矣故賜以几杖用

息姦謀嗣隕局下怨生有以逮連師搆亂兵交梁闕禦侮推寇肇自密戚景帝遂削藩國之權刻骨
肉之援封爲君而不聽治其民置爲主而稍賤其臣矯枉過甚遂臻於此呂霍之危朝后族愈貴於
來寵吳楚之叛奔侯王恒借以受誚故賈誼欲衆建以少其力列虛以侯其生此乃達觀深識監於
親陪之要者也冢嗣必傳萬里之地分支欲使動搖不得於經維遠筭且已礙矣復哀平之際劉氏
徧於四海宗正著錄遂以萬數及乎後漢彌循前迹光武十子並列畿外近郡孝明八國不能開庇
遠民國近則不可以大不大則不足爲強此所以本支之援終以少固若使漢分兩越置二三親國
剖吳楚樹數四列蕃割遼海而分皇枝開隴蜀而王子弟使主尊顯依漢初之貴民無定限許滋養
之富若有昏虐之嗣可得廢而不得削必傳劉氏民信所奉發其侵伐兼并之釁峻其他族篡殺之
科制其入貢輕重之法疏其來朝往復之數君君臣臣永許百世之期一國之民長無遷動之志四
方得志聽離官列封懷賢抱智隨所適樂土強弱相伴遠近相推舉其大歸略其小滯與其畫一班
之海內天子之朝自非異姓僭奪不得興勤王之師諸蕃國自非雜互篡主不降討伐之詔犬牙相
經共爲嚴國雖王莽善盜將何因而敢竊曹操雄勇亦安能以得士斯無俟極聖然克行明賢粗識